



宋范忠宣公堯夫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聰^有於怒已
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已怒已之心怒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
也 或問呂先祿原明改爲小人嘗辱何以處之曰上焉者以
人與已爭一何嘗何辱自無忿心下焉者且思我苟人彼而
何人若復答他却是與此人爭如此自處忿心二自消
也 不是常默誦之堯夫之言乃人有不及可以恬怒之
精義原明之言即為煮相干可以理遠之正疏也而今
而後庶幾大寡媿悔乎

光緒辛卯季夏工旬祀九子於之附錄

餘冬序錄卷六十之極陽閏

二

外篇第三十

六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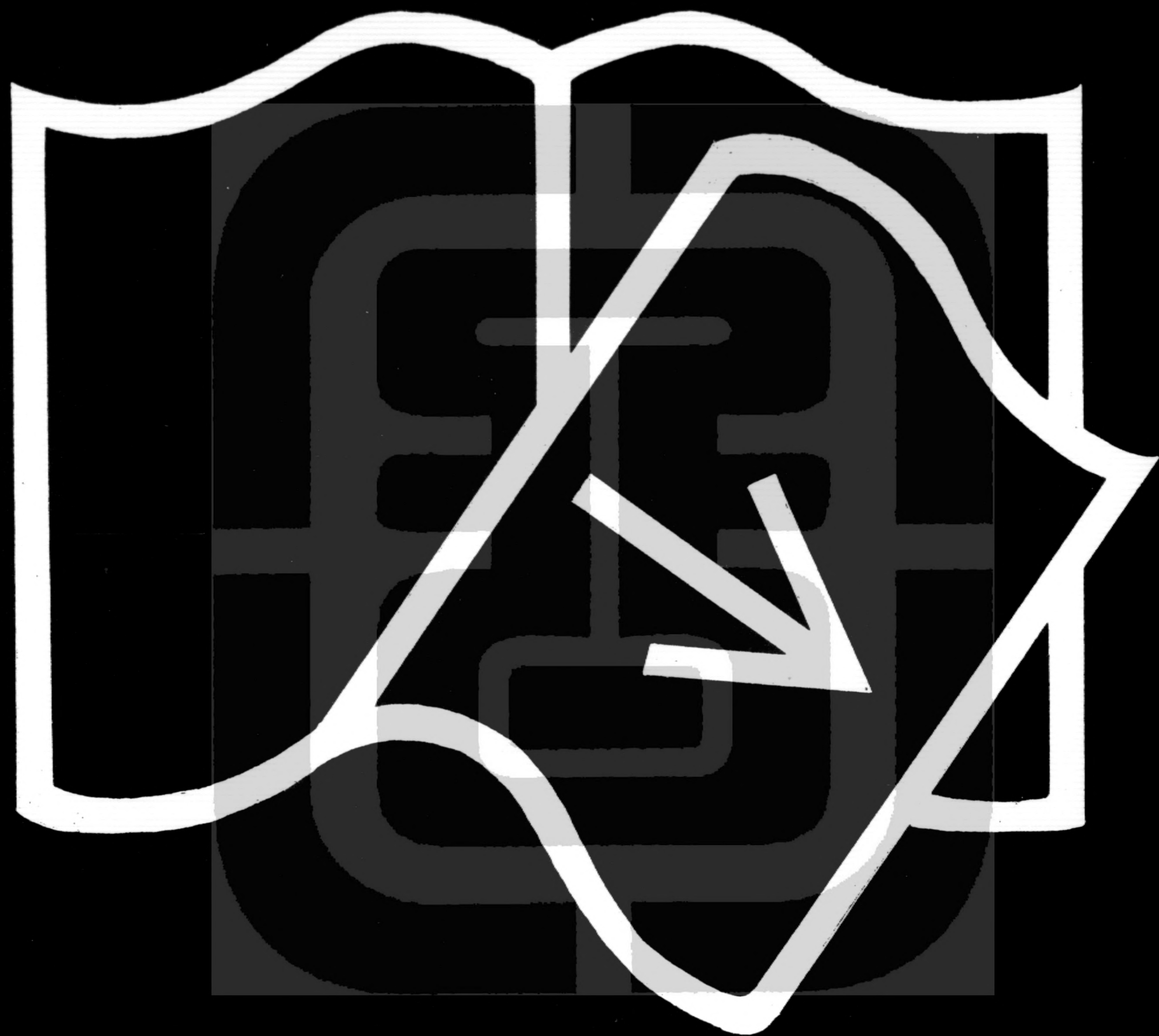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六經之文不可尚也後世言文者至西漢而止言詩者至魏而止何也後世文趨對偶而文不古詩拘聲律而詩不古也文不古而有宮體焉文益病矣詩不古而有崑體焉詩益病矣復古之作是有望於大家

○西京雜記長安有度虬頰善為賦嘗為清思賦時人不貴虬乃託以相如作遂大重於世論衡云揚子雲作太玄經法言張伯松不肯一觀與竝肩故賤其言也若生周世則為金匱矣晉書曹志植之子也武帝問六代

論是卿先王作耶志曰先王有手所作目錄案錄無此以臣所聞是臣族父罔作以先王文高名著欲令書傳於後是以假託帝曰古來已有此卿既證明可無復疑世說左思作三都賦既成時人互有譏訾思意不甚愜後示張華華曰此二京可三然君名未重於世宜以示高名之士思乃請序皇甫謐謐見之嗟歎遂為作序於是先相些者莫不歛衽述讚焉語林孫興公作永嘉郡郡人甚輕之桓公後遣傳教令作敬夫人碑郡人云故當有才不爾桓公那得令作碑於此重之夫文章定價本自明白而時世耳目不足取信如此士君子中蘊內晦難出而未試者欲以求知皮相之士豈不難哉

○樂城言文貴有謂山谷亦言詩能不苟作須有所屬乃善文必有所勸戒譏切然後作乃足以垂世傳後樂城言凡為詩文不必多古人無許多也山谷亦言作文字不必多每作一篇要商確精盡檢閱不厭勤耳古人謂文不關世教雖工無益關世教文字其可多得乎○杜子美詩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為尊杜之所謂文章只是就詩言耳韓退之詩文章自傳道奚仗史筆為韓之所謂文乃有見於孔孟知聖人之所以傳道者先儒謂退之因學文而見道所見雖粗而大綱則正矣後世之士詩要學杜文要學韓而未有決然能竝之者彼烏知子美之所不自滿與退之之所以自勵者邪



P3

○比物連類三百篇之一體至楚騷比始多其詞雖淡漫而詩人敦厚溫柔之遺意猶有存者後世襲此乃無所不至焉宋范曄和香序麝本多忌過分必害沈實易和盈斤無傷零藿虛燥詹唐黏濕其松蘇合安息鬱金榛多和羅之屬竝被珍於外國無取於中土又棗膏昏鈍甲煎淺俗非惟無助於馨香烈乃當彌增於尤疾也此序所言悉比名士麝比庾炳之零藿比何尚之詹唐比沈演之棗膏比羊玄保甲煎比徐湛之其松蘇合比慧琳道人沈以自比也宋書載之云爾賊心可謂巧而黠矣齊書載下彬禽獸決錄目禽獸云羊性淫而佞賭性卑而率鵝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皆指貴勢南史云羊

○詩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後來作者相襲遂爲文章家一例誰能爲此謀相國齊晏子誰能爲此德姚公名起莘衣中繫寶覺者誰臨川內史字得之花前醉倒歌者誰楚狂小子韓退之之類不可盡述間有見之長作結句者醉翁亭記太守爲誰廬陵歐陽脩也李守節墓誌撫辭而書石者侯之館客臧丙夢壽也王文亮墓誌命其宗人之子銘公之墓者光祿君也

○宋初陶穀久在翰林意希大用其黨因對言穀宣力實多微伺上旨太祖曰翰林草制皆檢前人舊本俗所謂依樣畫葫蘆耳何宣力之有筆鏘周必大玉堂雜記內制名色不一保直時或未詳其體式故凡詞頭之小

者院吏必以片紙錄舊作於前謂之屏風兒此所謂蒔
盧樣者非邪

○李商隱爲詩文坐上書冊排比滿前以資考用時人
謂之懶祭魚說楊公揚大年爲文章所用故事常令子
弟諸生檢討出處每段用小片紙錄之文既成則粘綴
所錄而蓄之時人謂之衲被呂氏家塾記商隱詩文理可號
西崑體大年宗商隱者崑裏家風故如是邪歐陽永叔
爲文雖至熟故事亦檢出處然後下筆蓋其慎也泉坡
即不如此觀法景盧直院時所聞院卒之事可知詳齋
隨隨筆摘東坡詩文與出處戾者數十年坡仙大才製
作多出一時縱手信筆未嘗效人木子上尋行數墨古

謂呂文顯脂謂朱隆之鵝謂潘敞狗謂呂文度其險詣
如此彬豈無效而然哉晉記室參軍何長瑜嘗以韻語
序臨川王義慶州府僚佐而輕薄少年遂演而廣之凡
厭人士竝爲題目皆加劇言苦語其文流行義慶大怒
白太祖除爲廣州所屬增城令齊國子生諸葛勗作雲
中賦指祭酒以下皆有形似之目坐事繫東冶文人薄
喙亦足以自殺其身而已矣

○宋公景文筆記李淑愛劉禹錫文章以爲唐稱柳劉
朱子語錄李翱文有本領如復性書類歐陽公只稱韓
李不曾云韓柳也春惟唐代名家韓李以次別稱柳劉
方是文章類聚人品群分並舉之間兩得其當四人者

唐於當時有評宋在後世有定議而今日學文士子
例為韓柳之稱書房刻本有并帙焉非擬倫矣

○韓退之為人求薦書云昔人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知

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其事出

春秋後語蘇代欲見齊王乃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

於市人莫與其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

樂退之先有意乎此而後有木在山馬在肆之說也柳

子厚捕蛇者說引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語見記檀弓

泰山側有婦人哭曰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

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

說也其卒用為證者恐人窺其微故不敢暗竊也

其叔父楚若所著阮奇集序云水激之以亂石則有聲

靡翫之以藝器則馨齊不下者二城田單因而縱兵文

獨不待阮而後奇乎詩窮而工文阮而奇良是一事按

司馬遷與任安書曰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

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臆脚

兵法脩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

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鬱結

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此皆窮與阮之說而遷

之所為自況者也遷史叙虞卿傳云虞卿非窮愁亦不

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此遷意也韓退之誌柳子厚墓

云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

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凡此皆窮而後工
阨而後奇之證也永叔輩序文其不祖於此歟

○東坡與姪書凡文字少小時須令氣象崢嶸采色絢

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其實不是平淡乃絢爛之極也

朱子語錄東坡令其姪學渠兄弟蚤年應舉時文字意是如此近世劉文安公定之言

為文必先博而後約若收斂太早則其地無所容蓋得

東坡此意西涯先生嘗以告吾鄉華伯瞻及得春文又

以語春春中年來涯翁謂人曰子元文章旁引博喻不

可窮詰學既贍而筆力又勝之吾所患於子元者與患

他人者異矣今日觀麓堂集華伯瞻墓誌及保齋文集

序不覺慘然久之保齋集序云其志詔受業獲聆緒論

為文必博先而約後譬之山焉必出雲雨產寶玉生材

木禽獸而朽株其類亦雜乎其間斯足以為嶽為鎮譬

之水焉必吞吐日月藏蓄魚龍變現蛟蜃而汚泥濁潦

來而不辭受之而無所不容斯足以為江為河為海古

之所謂大家者皆然也若句鍛字鍊探之而有窮取之

而無後餘者不過為孤峰絕澗而止惡足以成其大哉

是言也翁七十之年而所以序保齋之文而不忘者少

年之所聞也趨約之道翁之老而就實而所以惠於吾

徒者又有在矣其尚知所勉哉

○春渚錄東坡嘗自言平生無快意事惟文字意之所

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世間樂事無踰此者按東坡

志林云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汨汨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所不可不止如是而已其他雖吾亦不能知也此范曄氏所謂信手縱筆而皆天下之奇作者哉

○張橫渠云學者觀書每見每知新意則學進矣宋子京云余每見舊所作文章憎之必欲燒棄梅堯臣曰公之文進矣僕之爲詩亦然

○宋司馬溫公辭翰林學士自云不能四六然其平生編類四六古語亦有金桴之作蓋未能無意於四六也

○東坡作范文正公集序云慶曆初士有自京師來以石守道慶曆聖德詩示鄉先生者某問十人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某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爲不可他日答舒煥書則曰歐陽公天人也天之生斯人意其甚難非且使之休息千百年恐未能復生斯人也歐陽正石詩中人坡有亦人耳之云者蓋所以申其慕之之志而又有天人之云所以表其讓之心也歟歐陽公文章名世世之以文章見而得獎與成就者多矣至蘇氏父子獨曰自學者變格爲文迨今三十年始得斯人不惟遲久而後獲實恐此後未有能繼者爾又曰自古異人間出前後參差不相待余老矣乃及見之豈不爲幸哉歐於蘇所以稱之者其重又如

此其自待蓋有不得辭者東坡晚年謂同游云文章之任在名世士相與主盟則其道不墜方今文士輩出要使一時之文有所宗主昔歐陽文忠常以是任付某不敢不勉異時文章盟主責在諸君亦如文忠之付授也坡之自待可知矣如文忠之付授者果誰人乎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麗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嘗歎此達言以爲美談宋建炎中故鄒浩追復龍圖閣待制時綦密禮爲舍人草詞頭及錄黃具綦在告而同省舍人李正民直以己名行下綦戲之曰君固欲掛名道

鄉公制但恐潤色非工反爲名累耳李笑曰人當知出吾手不知吾併得掠美幸矣綦文固同舍所重李不亦達者之言也乎

○宋張知白守亳亳有豪士作佛廟成知白使人召穆脩作記記成不書士名士以白金五百遺脩求載名于記脩投金庭下趣裝去郡士謝之終不受且曰吾寧糊口爲旅人終不以匪人污吾文也

宋史穆脩傳

韓侂胄用事

欲網羅四方知名士相羽翼嘗築南園屬揚萬里爲之記許以掖垣萬里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也侂胄志改命他人萬里卧家十五年皆其柄國日也

萬聖陸游晚年

再出爲韓侂胄撰南園闕古泉記見譏清議朱熹嘗言

其能太高迹太近恐為有力者所牽挽不得全其晚節
蓋有先見之明焉傳本晦菴之論務觀者豈真謂能高
累之哉知務觀之不能為伯長庭秀之為人也元姚燧
少時嘗以所作就正許衡衡賞其辭而戒之曰弓矢為
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人文章固發聞士子之
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彼非其人
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鈞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
元史燧本傳以衡斯言槩彼三子其弗信矣夫李治曰文章
有不當為者五荀作一也徇物二也欺心三也盪俗四
也不可示子孫五也今之作者異乎吾所聞不以為所
不當者之為患惟無是五者之為患噫是道也自漢伯

喈以來已不免慙德矣

○前輩文字無為宦官作者觀名家諸集可知韓退之
送俱文珍序編在外集非李漢所錄豈公所棄之篇耶
泰以此疑諸家作者有之亦棄而不留稿耳勝國趙松
雪孟頫為羅司徒致鈔百錠於胡石塘汲仲請作乃父
墓銘汲仲怒曰我豈為宦官作墓銘者是日汲仲正
報其寸以情白坐土客咸勸之却愈堅石塘為可尚矣
墓銘書善無貶法與史異昔人所謂諛墓之文若為宦
官作與獻諛權閹何異而今人全不知擇其文固不足
名家有所重輕區區筆硯間不過為受賄之具而已
○歐陽永叔為尹師魯作墓銘與尹材書曰刻石時首

尾更不要留官銜題目及撰人書人刻字人等姓名晉
以前碑皆不著撰人姓名此古人有深意又遠自知篆
蓋祇著尹師魯墓四字其告之詳如此近世士夫有不
肯與人銘墓者問之云吾不欲以生人姓名埋地下俾
死人耳彼容未見歐公不著姓名之說也東坡嘗云某
從來不作不書銘誌近與溫公作行狀書墓銘者報其
嘗為先妣墓誌之故其他決不為也今考坡集自代張
方平為趙康靖神道碑外有趙清獻司馬溫公富鄭公
三神道碑耳坡所謂獨銘三人皆盛德故是也坡為僧
懷璉撰宸奎閣碑與之書曰碑上別作一碑首如唐以
前制度刻字額十五字仍刻二龍夾之碑身上更不為

寫題目古制如此最後方寫年月撰人銜位姓名更不
用著立石人及在任人名銜此乃近世俗氣極不典也
下為龜趺承之云云他日為湖守王滌撰韓文公廟碑
與之書曰碑首既有大書十字碑中不用再寫題目及
碑中既有太守姓名碑後更不用寫諸官銜位此古碑
制度不須徇流俗之意仍不用周回及碑首花草欄界
之類只於淨石上模字不著一物為佳云云春嘗怪今
時碑制戾古欲從簡素又見名家多有然者自以考古
不博不敢輒議及觀歐蘇手書與鄙意合乃知流俗染
習耳目久矣不然二公何以於一片石切切如此其書
可為後之鐫刻者式故備錄之近世揚東里閣老云漢

魏碑皆不著書人姓名以當時能書者多也周尚書云
小西天唐碑數通皆開元景雲太極中所建梁高望三
大悅寤思道王利貞所書然皆不著撰文人姓名豈即
書此者之所爲歟是未必然也范德機隸古見推當時
近見廉州海角亭記爲其自書無疑此碑亦用漢唐碑
法題額四篆字居首下方就書文不復重出亭記字高
平范持文并題額俱就文后不復分書也

○世之論文者二舉其代而例之則於某代斷以何如
即其人而品之則於某人別以何如惟謂亦然代是斷
者必歸之氣運人是別者能外乎其所以養乎氣運之盛
衰非一人之爲而未始不關乎人人之文章其有高下

在其所養是故善爲文者氣運以梁斯世而于已則求
所以養之之道焉唐韓退之最善爲文者也其自言曰
文者必有諸中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掩曰
本深而未茂形大而聲宏曰報莖而實遂膏沃而光燁
而又曰不可不養也氣水也言溥物也水大則物之大
小畢浮其取譬言明白如此叙韓文者謂秦漢以前其氣
渾然迨乎馬董揚劉允傑然者至後漢曹魏氣象萎蕭
司馬氏以來文與道藜塞意以韓之文爲深於斯道而
至焉者也夫代固可例斷而人固當品別如此以此而
論今之文豈有不合者哉

○秦漢以來著書之士不可勝數無異飄風榮華過耳

好青卒同歸於泯滅此文章家之所歎也後周李呆常
曰文章之士不足流於後世經邦致化庶及古人故所
作文筆了無蒙草唯留心政事而已然政事出自朝廷
行于天下肯人云凡居宰相職者有似著鞋襪外者雖
好其中實不快活又云州縣之職徒勞人耳彼於政事
所出所行之任且加嫌惡如此宋張逋善行書喜爲詩
其詞澄澹峭特多奇句既就蒙隨輒棄之或謂何不錄
以示後世逋曰吾方悔迹林壑且不欲以詩名一時况
後世乎然好事者往往竊記之是故仕途所尚若李泉
者於文章既所不存而士之隱處若張逋者雖詩名亦
不肯屑就漢黃憲貌然一賤庶其世也微身無爵齒不

先口未嘗出一辭而時人貌敬心服目爲顏子後來知
道者亦許其氣象之似至今列于漢史父亦因子而得
名斯人非有政事也非有文章也何以能不朽邪范啓
東聞前輩云士大夫游藝必審輕重且當先有跡者其
足爲斯人告乎士之立身欲與天地同其久長尚尊吾
德性若漢黃憲可也

○韓退之序裴均詩云文章之作常發於羈旅草野歐
陽永叔序梅聖俞詩大意本之謂非詩能窮人殆窮者
而後工也東坡贈惠勤詩非詩能窮人窮者詩乃工此
語信不妄吾聞諸醉翁他日答陳師仲書又云詩能窮
人所從來尚矣足下獨言詩不能窮人爲之益力詩日

以工安知不以此達乎宣和中陳與義以賦墨梅詩受
知徽宗遂登冊府而序其集者遂有詩能達人之說前
此陳無已序王平甫集亦曰詩能達人未見其能窮人
也春曰窮達有命詩何問哉第天畀文士例多命窮而
措大不能忘其愁思之聲與怨刺之言耳

○歐陽永叔年四十謫滁號醉翁亦太早計亭記云蒼
顏白髮頽乎其中或出寓言年又最高之言豈是當時
賓從更無四十歲人邪公病中代書寄聖俞詩云到今
年纔三十九怕見新花羞白髮公大抵早衰人也公他
日贈沈博士歌我昔被謫居滁山名雖為翁實少年
餘冬序錄極陽閨卷一

餘冬序錄卷六十之陽閨二

外篇第三十七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朱子言前輩文字有氣骨故其文壯浪歐公東坡亦皆
於經術本領上用功今人只是於枝葉上粉澤耳俟池
筆記吾作易書傳作論語說亦粗備矣樂城遺言吾為
春秋集傳乃平生事業又集傳成歎曰此千載絕學也
雖是過誇然蘇氏文章蓋不獨朝弄風月而已

○王充論衡云手無錢而之市決貨主必不與也夫曾
中無學亦猶手中無錢東坡誨葛延之作文法曰人之
所須取之於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攝之

然後為已用所謂一物者錢是也天下之事散在經子
史不可徒使必得一物以攝之然後為已用所謂一物
者意是也不得錢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
作文之要也與充語同

○黃魯直與人書論文有曰凡作一文皆須有宗有趣
終始關鍵有開有闔如四瀆雖納百川或匯而為廣澤
汪洋千里要自發源注海耳又曰作文要尚確精進檢
閱不厭勤耳下筆遲澁蓋是平時讀書不貫穿也又曰
作文如世功女文綉妙一世設欲作錦當得錦機乃能
成錦又曰文似擊鍾叩其旋蟲與篋篋不若發其全體
之聲耳又曰文章須要茂其根淵深其源以身為度以

聲為律不加開鑿之功而自宏深矣二十年來士大夫
有功於翰墨者不少卓爾名家者則未多蓋嘗深求其
故病在欲速成耳又曰古之能為文章者陶冶萬物雖
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文
章最為儒者末事然既學之不可不知其曲折至於推
之使高如泰山之崇崛如垂天之雲作之使雄如滄江
八月之濤海運吞舟之魚又不可守繩墨令儉陋也朱
子言山谷好說文章臨當作文又氣餒了老蘇不曾說
到下筆時却雄健何也大抵天下事知得分數到者未
必能盡作得能作得者知蓋不足言也山谷之作不逮
所知此則其所謂越鷄之不能為鷄材不足故也魯直

論字書云學書要須以古人為師筆法雖欲清勁必以質厚為本凡書之害姿媚是其小疵輕佻是其大病直須落筆一一端正至於放筆自然成行草則雖草而筆意端正是其字之有取於質厚端正而致惡乎輕佻也今人間所收黃書有不盡如其言者朱子言魯直書自謂人莫及今觀亦有好處但自家既寫得好何不一教端正乃爾歎斜魯直非不知端正為是乃自要如此寫何也今觀其書與其所論信如朱子之所言非不知端正為是者書已到好處而乃爾則非其材之罪也朱子又言其為人亦然天下事固有行不掩其言明於妍姪而不見其睫如此者耶春於此有警焉復併識之

○黃魯直與人書論學論文一切引歸根本魯直一生以詩文為事然其言未嘗以區區文章為足恃也今日從某觀其刀筆知之刀筆云學問文章當求配古人不可以賢於流俗自足忠信孝友是此物根本養以敦厚醇粹使根深蒂固然後枝葉茂耳又云讀書須一言一句自求已身方見古人用心處又欲進道須謝去外慕乃得全功古人云縱此欲者喪人善事置之一處無事不辦讀書先令心不馳走則言下會理少年志氣方強時能如此半古之人功必倍之又云讀書須精治一經知古人關捩然後所見書傳知其指趣觀世故在其術內古人所謂膽欲大而心欲小不以世之毀譽愛憎動

此膽欲大也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心欲小也文章乃其粉澤要須探其根本本固則世故之風雨不能飄搖古人特立獨行者用此道耳忠信孝友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當久而後能安之若但綉其繁悅安能美七尺之軀哉又云學問以自見其性爲難誠見其性坐則伏於几立則垂於紳飲則列於尊彝食則形於籩豆升車則鸞和與之言奏樂則鍾鼓爲之說故見已者無適而不當至於世俗之事隨人工拙君子有所不暇又云學問須從治心養性中來濟以學古之功三月聚糧可至千里但勿欲速成耳又云通知古今在勤讀詩書文章宏麗在筆墨追古至於夜行之行不見之美極須留意畧說人之常病有十種喜論人之過不自訟其過嫉人之賢已見賢不思齊有過不改而必文不稱事而增論與人計較曲直喜窺人之私樂與不肖者遊好友其所教試反已而思一日去其一則十日亦盡去矣數十年先生君子但用文章提獎後生故華而不實諸生寡過可討郭林宗傳觀茅季偉田仲乙斐用文章也又云致遠者不可必無資又當知所向聞其道里之曲折然後必致而無悔鈞漆而索隱溫故而知新此治經之術所以使人知所向也博學而詳說之極支離以趨簡易此觀書之術所以使人知道里之曲折也夫然後載司南以適四方而不迷懷道鑒以對萬物而

不惑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
聞道也不以養口耳之間而養心是謂尊其所聞在父
之側則願如舜文王在兄弟之間則願如伯夷季子是
謂行其所知若欲速成患人不知好與不已若者處求
賢於俗人學者之深病無此四病則善矣又云好學之
士常病人我最難調伏能日三省此事去道不遠矣古
人治水九年於外三過門而不入然而不矜不伐則於
世間知書能文亦不足驕人矣又云某人文學當大成
但願極加意於忠信孝友之地耳受和白受采不但用
文章照映今古乃所望者治經欲鈎其深觀史欲馳會
其事理皆須精熟涉獵士朝而隸業晝而服習夕而計

遇無憾而後即安此古人讀書法也又云古之人不得
躬行於高明之勢則心亨於寂寞之宅功名之途不能
使萬夫舉首則言行之實必能與日月爭光又云天難
於生才而才者須學問琢磨以就晚成之器其不能者
則不得歸怨於天世實須才而才者未必用君子未嘗
以世不用而廢學問其廢情則不得歸怨於世諸如此
言殆非今日文章士議論之所能至按晦菴與諸門人
論及魯直而揚道夫曰尋常見魯直亦說好話其謂此
等類歟晦菴謂魯直說得道理但到做處與少游諸人
亦不甚異又謂山谷好論文章作文不免氣餒又謂山
谷慈祥之意甚佳然殊不嚴重書簡皆及其婢媿艷詞

小詩先已足以悅人忠信孝友之言不入矣然則魯直豈其言匪由於躬蹈而誠有歉於物感乎蘇子瞻薦魯直瑰瑋之文妙絕當世孝友之行進配古人世以爲實錄而晦菴又嘗稱其好處東都事畧有不曾載者孝友是也魯直所與人書之言有味之言也嗚呼後世能言之士吾恐其直不足以望山谷之藩籬而又不知有味乎此言也是故春摘錄而併識之用著夫大儒之所爲責備者以自勉焉

○宋陸太初爲文自謂聞之馮夢得氏一俗語必易一雅語一熟字必易一生字由今而泝之古窮則千百氏極于經至無可易而後止非文章大家法也馮與陸者極其所至亦不過樊宗師宋景文之徒耳

○前輩言士大夫遊藝必審輕重且當先有跡者學文勝學詩學詩勝學書學書勝學圖畫學圖畫又勝學琴奕之事蓋有跡者勝耳詩與文工者傳寫刊布一化百千萬億垂之無窮字與圖畫工者繫其緒素存亡稍經摹搨不免失真真者百年不免水火之患琴奕之事雖極精妙身後何寄下琴奕則非清士所爲末技無足寄名者矣西涯先生晚年耽對棊酒春不善棊然壽村有客未嘗不與頗以爲勸先生曰將何消日春曰詞翰熟自天成足娛日力既惠後生又垂遠世先生笑曰此後生計吾老不暇爲此一日先生在棊酒間有奉當道命

以巨軸乞詞翰者踵至先生色弗怡大書一絕云莫將
性命作人情寫字吟詩搃害生惟有園基堪遣興客來
時復兩三枰春觀之悚然知先生前意之所在也元許
魯齋嘗戒其徒姚燧曰弓矢爲物以待盜使盜得之亦
將待人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
將何以應人之見役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
鈞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此又遊六藝者所當知

○長城秦皇所築以備匈奴者前此趙武靈王既襲胡
服自代竝陰山下至高闕爲塞山下有長城戰國武靈
王所築也史子諸錄竝無婦哭城崩之事列女傳齊莊
公襲莒杞殖戰而死其妻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於城

下而哭十日而城爲之崩既葬遂赴淄水死樂府琴操
有杞梁妻崔豹古今註杞殖妻妹朝日之所作也殖戰
死妻抗聲長哭杞都城感之而頽遂投水死其妹悲姊
之貞乃作歌名曰杞梁妻焉梁殖之字也殖春秋時人
距趙及秦築城時不啻數百年列女傳及樂府註所謂
城崩乃杞都城非長城也秦趙所築去杞不啻數千里
梁妻時於秦趙既河清弗竣而杞於長城又風馬牛不
相及也唐僧貫休賦杞梁妻云秦之無道兮四海枯築
長城兮遮北胡築入築土一萬里杞梁貞婦啼鳴鳴上
無父兮中無夫下無子兮孤復孤一號城崩塞色苦再
號杞梁骨出土疲魂饑鬼相逐歸陌上少年莫相非二

事打合成調不知何據

○琴操有三士窮者其思葦子之作也其思葦子尹文子叔衍子三人相與爲友聞楚成王好士三人往見至豪嶽巖間卒遇大風雨衣單糧乏相視歎曰與其饑寒俱死豈若并衣糧於一哉二子以葦子爲賢推衣與之葦子曰生則同樂死不可不同守二子曰吾與子左右手也子不我受俱死無名可痛乎於是葦子受之二子遂凍而死其思葦子至楚楚王知其賢置酒陳鐘鼓樂之葦子有憂悲之色楚王却擲罷樂升堂琴而進之其思葦子援琴而鼓作相與別散之志按烈士傳燕左伯挑羊角哀二人爲友聞楚平王善待士乃同入楚值雨

雲山道阻絕糧少挑度不能俱生併衣食與哀令往事楚而自餓死空樹中哀至楚爲上大夫乃言於平王備禮以葬挑葬畢哀自殺此二事戶文子叔衍子與左伯挑者何其似也呂氏春秋戎夷遠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與弟子一人宿於郭外寒愈甚謂其弟子曰子與我之衣我國士也子不肖人也弟子曰不肖人也又烏能與國士衣哉戎夷解衣與弟子夜半而死呂氏稱戎夷以死見其義者春謂夷取友非人解衣非其本心於義殆未盡也若文衍二子及挑與哀者真能以死見其義者哉左伯挑事西涯擬古樂府樹中餓云山深雪寒路坎坷兩死何如一生可挑才自信不如哀君若有功何

必我楚王好士得燕才燕家未築黃金臺當時周室何
爲哉吁嗟乎樹中餓死安足惜何似西山採薇食三士
窮琴操其詞未聞春擬之云三士一心左右手生當同
樂死當守饑寒命也窮誰救吾生當舍義當取推衣與
子子不受俱死無名豈有友死者已別生者離楚王置
酒延其思聞樂不樂對酒悲援琴欲奏難爲詞吁嗟乎
何以報之葦子已非羊角哀誰能更葬齊戎夷

○樂府楊婆兒齊書云爵林王在西川令女巫楊氏禱
祝速求天位及文惠薨謂由楊氏之力倍加敬信呼楊
婆宋氏以來人間有楊婆兒歌以此而樂志又云齊隆
昌時楊旻母爲師巫旻小隨母入宮長爲后所幸童謠

曰楊婆兒共戲來語訛爲叛兒所記不同

○菩薩蠻南部新書及杜陽編云大中初女蠻國入貢
危髻高冠纓絡被體號菩薩蠻隊遂製此曲當時倡優
李可及作菩薩蠻舞文士亦徃徃聲其詞大中宣宗年
號也北夢瑣言宣宗愛唱菩薩蠻令狐相曾假溫飛卿
新撰密進按李白集有菩薩蠻一詞然則此詞已名於
天寶間矣

○聶夷中傷田家詩二月賣新絲或疑二月蠶尚未生
戴勝降于桑乃三月內節蠶事方盛月令蠶事在季春
之月豳風條桑亦指三月二月安得有新絲春曰夷中
之謂賣新絲糶新穀者乃貧民其時預指絲穀去借債

耳到絲穀出時俱是他人之物是所謂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也

○北人養馬凡駒未破鞍時先刻騎於水中教習行步所以必於水中者欲其舉足高也司馬公詩話載進士耿仙芝詩云淺水短蕪調馬地澹雲微雨養花天是也○老杜詩黃羊飲不羶蘆酒多還醉宋人解云黃羊出關右塞上無角類麋鹿夷人所造酒荻管吸瓶中故曰蘆酒也春按今陝西近蕃地皆有黃羊大如數歲牴而角甚長西地羊角皆拳曲黃羊獨與江南同而生順後其肉肥美膏黃厚而不羶川中人造酒荻管吸瓶信然陝以西人則高盆貯糟飲時量多少注冰盆中竅盆吸之冰盡酒乾謂之瓊力麻酒又曰雜麻酒即蘆酒之遺制宋人之所見者豈未詳耶

○韓退之詩歐陽永叔謂其工於用韻得寬韻則波瀾橫溢泛入傍韻如此日足可惜之類是也得窄韻則不復傍出因難見巧如病中贈張十八之類是也蔡寬夫因此遂言秦漢已前字書未備既多假借而音無反切平仄皆通用自齊梁後槩拘以四聲又限以音韻故士率以偶儷聲病爲工文氣安得不卑弱惟陶淵明韓退之擺脫拘忌皆取其傍韻用蓋筆力自足以勝之春按秦漢已前韻有平仄皆通用者古韻應爾豈爲字書未備淵明退之集多用古韻淵明溪下田舍與退之元和

聖德此日足可惜之類於古俱是一韻何傍之有歐陽所謂傍韻就今讀而言非謂其兼取於彼此也

○宛陵詩為文無古今欲造平淡難山谷云文字難工惟讀書多貫穿自當造平淡

○太白詩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論詩者謂只一出字便是去雕飾也退之詩壯非少者哦七言六字常語一字難或曰哦字便是所難也今合書之為作詩者法

○王荆公稱老杜鈞廉宿鷺起九藥流鶯轉之句用意高妙他日作詩得春山枏虱坐黃鳥挾書眠自謂不減杜語葉石林嘗識之國初高李迪七言梳頭好鳥語窻下洗盃流水到門前其得諸此歟

杜詩之佳原不在此荆公必欲仿之穿窬附會于以可見

○隋薛道衡使江南作人日詩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二年人笑之云是底言底定是低義唐崔湜為中書令張嘉貞為舍人湜輕之呼為張底隋唐相去不遠豈非即底言之底邪

○見素林公舊隱之雲莊有石其山天成一碑題曰吾老蓋其菟裘地也公長憲湖南感事乞休時弘治間江西值旱饑徵公都御史巡撫事竣再乞休正德間四川盜起徵公督諸路兵有功三乞休今

天子光紹大統起耕傳巖詢鈞渭濱公膺累徵進尚書自工改刑致理寔多明年乞休凡八疏乃得請歸當續題四休于吾老下此卷篆字白巖太宰所書為是也卷

二

二

二

二

中諸公詩章皆和公留別作也春惟君子之道二於出處焉見出處繫吾身最重吾身繫天下國家最重非吾身重也吾道重也道在出處出處在時吾身有道則占身之出處天下國家視焉不惟其時疇能隕獲而不充誠哉古人有入而不能出往而不能反者彼自護各行其志然非中道謂之不識時可也吾無論已而有養志自脩爲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者有前後所居官未嘗至秩滿便自求解退者彼豈不思之爛熟謂之知足可也非爲天下國家者也非真知道者也見素公當世所謂有道君子道之著孔子可師首陽可希志匪降也身不獨善也應龍有潛有升威鳳或下或翔吾無用

此媿其賢矣成化間高都憲上達乞歸疏稱三宜退及徵治盜謂宜再起功成宜再退晚自號五宜西涯先生云占人二宜去三宜休皆歛退事而能退而後復退出不徇物而退不矯情者爲難翁蓋甚賢乎高公也然則見素公今日四休事雖古人中求之竟誰堪比擬耶

○宋史稱橫渠先生居南山時左右簡編俯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遺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朱子爲先生贊有精思力踐妙契疾書之語以此幸菴彭公茲疾書錄其法先生嗣關西之教而有得者歟公嘗手茲視春春復再

四作而歎曰人未有無所養而能為有德之言者有德之言與徒能為文者殊故也人未有無其本而有日可見之事業者有用之學與徒務誦讀者殊故也橫渠少喜談兵既潛心至道乃講用古今禮又論定并田學校法咸可措諸事業而弗究厥用其居南山在仕學間示我廣居蓋其時矣幸茲錄開卷所得無非以就其所養宜乎能為是言有補名教而事業成于其身抑由其本之有在也於戲公之遭際今日非橫渠比矣茲非公河山之遺乎

餘冬序錄陽閩卷二

餘冬序錄卷六十之陽閩三

外篇第三十八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青箱雜記文章有兩等山林草野之文其氣枯槁著書立言者之所尚也朝廷臺閣之文其氣溫潤演綸視草者之所尚也王安國曰文章格調須是官樣今樂藝亦有兩般教坊則婉媚風流外道則鹿鳴嘲哢村歌社舞仰又甚焉亦與文章相類麓堂詩話朝廷典則之詩謂之臺閣氣隱逸恬澹之詩謂之山林氣此二氣者須有其一又曰作山林詩易作臺閣詩難山林詩或失之野臺閣詩或失之俗野可犯俗不可犯也又曰古雅樂既

不傳俗樂又不足聽今所聞者惟一派中和樂耳詩家聲韻縱不能彷彿虞歌之美亦安得庶幾一代之樂也哉古今名家取譬於詩文如此

○金周昂教其甥王若虛云文章工於外而拙於內者可以驚四筵而不可以敵獨坐可以取口稱而不可以得首肯又云文章以意爲主以言語爲役主強而役弱則無令不從今人徃徃驕其所役至跋扈難制其者反役其主雖極辭語之工而豈文之正哉元好問嘗從郝天挺學進士業天挺曰今人賦學以速售爲功六經百家分磔緝綴或篇章句讀不之知幸而得之不免爲庸人又口讀書不爲藝文選官不爲利養唯通人能之又

曰今之仕者多以貪敗夫不耐饑寒一事不可爲子以吾言求之科舉在其中矣或曰以此學進士無乃戾乎天挺曰正欲渠不爲舉子爾

○唐人有文選之學曰文選爛秀才半杜甫詩續兒誦文選其時重詞賦故也鄭奕嘗以文選教其子其兄曰何不教他讀孝經論語免學沈謝嘲風詠月汗人行止奕之兄有識也哉

○應劭爲舊君諱論者互有異同吳張昭著論諱之云周穆王諱滿至定王時有王孫滿厲王諱胡及莊王之諱子名胡據史類事各有徵案以不諱爲是此韓退之諱辯所自出也退之諱辯云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有

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蕭賀不舉進士獨是
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辨皇甫
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於是作辨辨然
不載與賀爭名者謂誰春考康駢劇談錄元和中李賀
以歌詩著名元稹以老明經中第二願與賀交賀見刺
曰明經及第何事來見李賀稹慚而退未幾制策登科
為禮部郎官乃議賀父名晉不合舉進士時稹從而誹
之賀竟不第蓋其事出稹也

○賈誼上文帝疏有沒為明神廟號太宗語不以死為
諱也古人其直如此無遺之送楊司業序有沒而可祭
於社語此語今於送人文字亦難言矣

○濂溪拙賦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此即書作
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之義也德無所事乎巧巧
則未有不偽者誠偽之間誰其能掩輩豐有言凡人傷
巧則可悔之事多傷拙則可悔之事少吾求寡悔焉耳
○杜牧之序兵法謂盤中走丸丸之走盤橫斜圓直繫
於臨時不可盡知其必可知者丸不能出於盤也蘇子
瞻論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於平地滔滔汨汨
一日千里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
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所不可不止如是而已
二公所論事不同而比擬之意甚似知用兵之法則知
為文之法矣

○古人文字彼此有絕似者殆所效而然然不敢謂其真出相效也左傳楚昭王曰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歸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讐乎史記陳勝吳廣謀曰今亡亦死舉大名計亦死等死耳死國可乎皆連用四死字○柳宗元賀王進士失火書有僕始聞而駭中而疑終乃大喜之語李漢叙韓文曰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終而翕然隨以定其文出莊子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也

○子貢說越王勾踐曰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家語越絕書史記吳越春秋並載此語蘇代見燕惠王噲口無謀入之心而令人疑之殆有謀入之心而令人知之拙謀未發而聞於外則危見戰國策

○揚植爲許由廟碣云堯不以天下讓先生先生之道猶昏先生不以清節避唐堯唐堯之道何尊而老希文作嚴子陵祠堂記云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范文寔本於揚然就全篇觀之揚則雜而范暢矣

○白樂天號醉吟先生自爲醉吟先生墓表郭祥正號醉吟先生亦自爲醉吟先生傳醉之一字是表何德耶彼作醉鄉記醉翁亭記固有所託而然而又有稱醉士



PS

醉叟醉髡醉仙醉尹醉聖以自名于世終其身者真可笑也

○馮道作長樂老傳自叙其無耻蔡京作太清樓特宴保和殿延福宮曲宴記自明其不臣元禎作會貞記鄭禧作春夢錄自表其失行牛僧孺作周秦行記自陳其蕩志春讀之不能不為之抵案而作惡也嗟夫若人者心死久矣身為之不耻言之固宜

周秦行記或曰李德裕門人為之而駕名

於僧孺

三

○文章叙事為難叙事須文簡意足語快而事詳所以難也宋人記三人論史法會馬走過踐死一犬云當作如何書甲云馬逸有犬死於其下乙云有犬死奔馬之

地雖虛闊溟海為最大聖王皆祀事位尊河伯拜祝融為異號恍惚聚百怪二氣變流光萬里風雨快靈旗搖紅霧赤虬噴滂湃家近玉皇樓形光照無界若得明月珠可償逐客債寫竟進廣利諸仙咸稱妙獨廣利傍一冠簪水族謂之鼈相公進言蘇軾不避忌諱祝融字犯王諱王大怒余退嘆曰到處被相公厮壞又東坡手澤云元豐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夢數吏持一幅紙上題云請祭春牛文余書云三陽既至庶草將萌爰出土牛以戒農事衣被丹青之好本出泥塗成毀須臾之間誰為愠喜吏微笑曰此兩句當復有怒者傍一吏曰不妨此是喚醒他二文皆以戲洩其不平者也區區妬媚工

排擠之人其有愧而少戢乎雖然坡何必以此更侮於人春疑此非坡文當時有爲坡不平者爲是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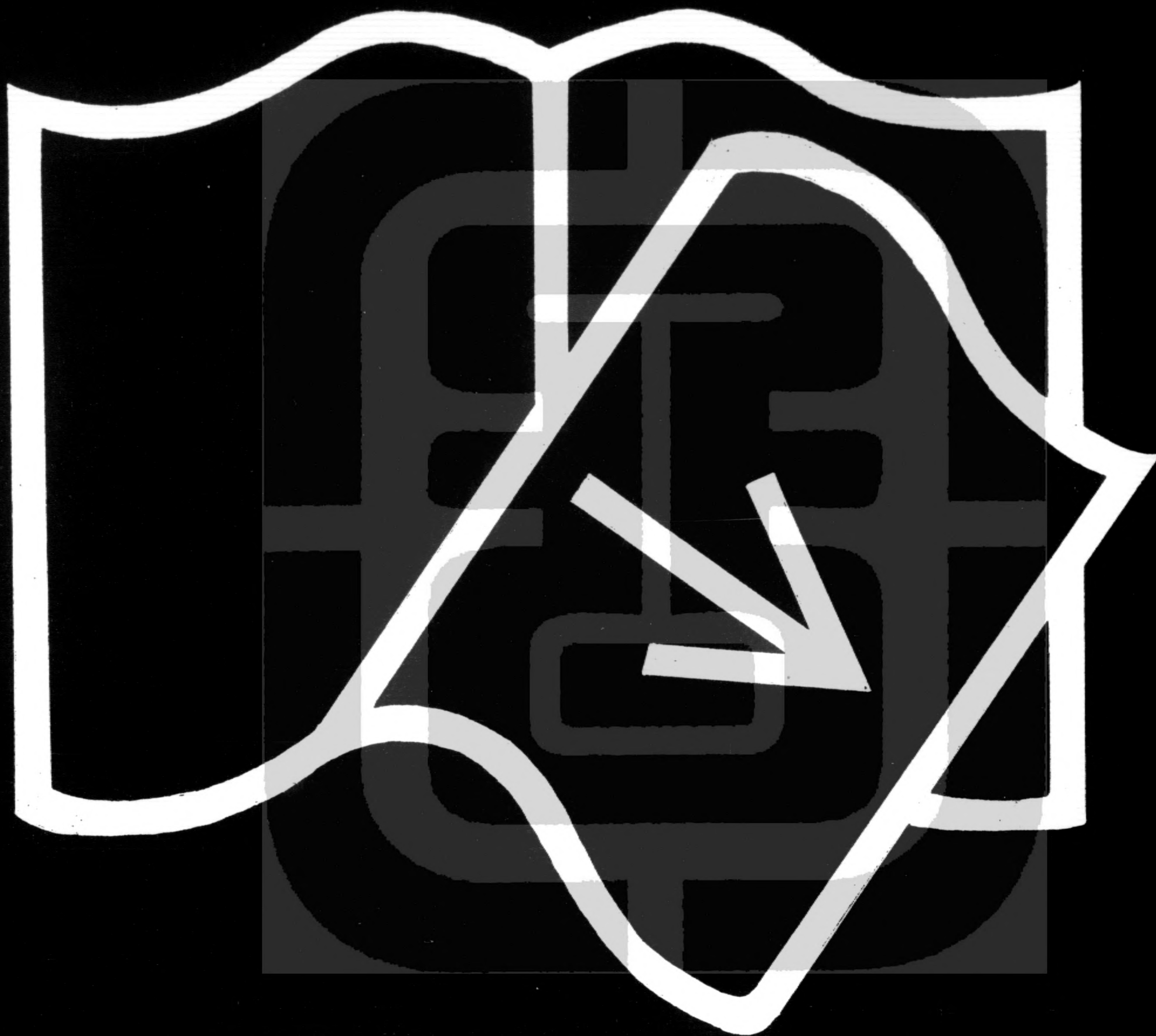
○賈誼惜誓賦不知作於何時誼死時年才三十三耳賦已有惜余年老而日衰歲忽忽而不反語韓退之作五箴自謂生三十有八年髮白齒脫聰明不及前矣白居易詩云行年三十九歲暮日斜時蘇子瞻於此因有勞生強半之嘆嗟呼春年視昔人所嘆今又加二憂患餘生心形兩憊向後日月可復有所異乎有賈之志爲韓之學而無樂天東坡之襟度老去也當柰功名道德何時在坐有問春命者因書此于八字後問之

○墓銘或謂晉以前無有頽延年始爲其制按吳志凌統卒權聞流涕使張承作銘誄則是三國時事也又按張華博物志漢西都時南宮寢殿內有醇儒玉史威長死葬銘曰明明哲士知存知亡崇隴原壘非寧非康不封不樹作靈垂光厥銘何依王史威長葬有銘久矣

○尸子稱井中視星所見不過數星私心也韓文變之云坐井觀天而曰天小非天小也其所見者小也詞意曲折加尸一倍乃知區區文字譬喻亦自有工拙焉

○病從口入禍從口出二句出傳子口銘擬金人作今人但相傳謂俗語耳

○陸機歎遊賦川閱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世閱人以爲世人冉冉而行暮人何世而帶新世何人之能故



Po⁷

俗語有二句可以盡之江中後浪催前浪世上新人趕舊人

○老子曰代大匠斲者希不傷其手退之文不善爲斲血指汗顏

○前輩文章有簡短而可稱者宋人記歐陽文忠公奉母喪過某郡郡守屬同官爲祭文再三戒之留意比至始出書云孟軻之賢母之教也夫人有子如軻死復何憾文忠大賞之不特此也張孝祥代和州守記廳梁云宋乾道丁亥朔旦郡守胡昉新作黃堂其綏靖和民千萬年永無斃彭大雅帥蜀築重慶城自記云大宋嘉熙庚子制臣彭大雅城渝爲蜀根本此二記載曾三異集

時李白春日宴桃李園序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浮生人世爲歡幾何臨者讀此可以拓胸臆矣彼八百老彭嗟杖晚未爲達人

○韓退之云文從字順各識職即陸機文賦選義按部考辭就班之說也

○孔融薦禰衡表引古語云鷲鳥累百不如一鷄楊泉物理論引古語云黃金累十不如一賢

○今世爲詩文而竊倣古人語者是於死人口內討氣也吾甚愠之

○宋李道傳讀程氏書玩索義理至忘寢食篤於踐履氣節卓然於經史未嘗有論著曰學未至不敢於詩文

未嘗苟作曰學未至不暇若斯人者無言語之累矣
○黃魯直跋蘭亭記云今時論書者曾未夢見右軍脚
汗氣豈可言用筆法邪朱元晦題李太白詩後云今人
捨命作詩開口便說李杜何曾夢見佗脚板邪夫二人
推尊前輩藝業如此然正使書至右軍詩與李杜齊名
而不知道亦復何益是故程子有玩物喪志之戒學者
尚當知所務哉

○蘇黃米蔡以能書名竝一時東坡頗重元章而元章
不取坡嘗因召對言蔡襄勒字黃庭堅描字蘇軾畫字
而自許爲刷字山谷稱坡書千變萬化至教人學書則
云當遠法王氏父子近法顏楊如蘇才翁兄弟王荆公
正使未能造微亦自不俗其評品殊不到米蔡也歐陽
永叔云蘇子美死後筆法中絕近年君謨獨步當世而
謙讓不肯主盟歐陽於君謨推賞如此黃米後進公蓋
有不知耶晦菴云山谷不甚理會得字米老理會得又
云字被蘇黃寫壞了近見蔡君謨一帖字字有法度如
端人正士方是字可爲定論矣

○古今書斷魏鍾繇與常璩等議用筆繇問蔡伯喈筆
法誕惜不與乃自搥胸嘔血太祖以五靈丹救之得活
及誕死繇令盜掘其墓遂得晉衛夫人見王羲之書流
涕曰此子必蔽吾名劉賓客嘉話劉希夷詩年年歲歲
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其舅宋之問苦愛此兩句懇

乞不與之問怒以土袋壓殺之嗟夫玩物喪志君子以爲不智繇之嘔血衛夫人之流涕藏孰甚焉而繇至發其友之墓之問至害其所親之死弗卹爲區區小伎而忍心不道一至於此繇與之問今何所成就哉漫書之爲文房一嘔誕之所惜者適足爲身後患希夷之死亦可謂不智之鬼矣

○考亭先生跋荆公書云先君子自少學荆公書鄧公志宏嘗論之以其學道於河洛學文於元祐而學書於荆舒爲不可曉者題曹操帖云余少曾學此時劉共父方學顏書余以字畫古今誚之共父謂我所學者唐之忠臣公所學者漢之篡賊耳余默然亡以應昔楊雄氏

有言書心畫也心畫形君子小人見矣彼二丞相豈世之所謂君子乎而先生父子顧從而學書焉先生自言志宏於其父有不可曉之論而亦自亡以應共父之言是又不可曉者今日於明之處觀先生真跡因舉以質明之春不知書且不曾見曹氏書不知此幅亦帶老瞞心畫否也

○張續謂靖節先生高蹈獨善宅志超曠視世事無芥其中者獨於諸子拳拳訓誨有命子詩有責子詩有告儼等疏先生既厚積於躬薄取於世其後宜有興者而六代之際迄無所聞此亦先生所謂天道幽且遠鬼神茫昧然者也春按梁書安成王秀爲江州都督諸軍事

江州刺史前刺史取徵士陶潛曾孫爲里司歎曰陶潛之德豈可不及後世即日辟爲西曹六代之際靖節子孫竟見此耳袁郊甘澤謠載陶峴彭澤之後開元中家崑山云云佗書再無所見蓋由其後世無復有顯者故爾杜子美贈狄梁公曾孫詩有云大賢之後竟陵遲蕩蕩古今同一體其感深矣

○王公四六話曰唐鄭準爲荆南節度使成汭作乞歸郭姓表云名非霸越浮舟難効於陶朱志在投秦出境遂稱於張祿其後范文正公以隨毋冒姓朱以朱說登第後乞還姓表遂全用之云志在投秦入境遂稱於張祿名非霸越乘舟偶効於陶朱議者謂文正公雖襲用

古人全語然實本范氏當家故事非攘竊也司馬溫公詩話范景仁年六十三致仕歸成都在道作詩二百餘首其一聯云不學鄉人誇駟馬未饒吾祖泛扁舟此二事他人所不能用也石林詩話張先郎中老居錢塘蘇子瞻作倅時先年已八十餘猶畜聲伎子瞻嘗贈之詩云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蓋全用張氏故事戲之爾

○古之人行業建當時而名實焜耀乎後世未有不藉之文者也行業之傳在文然有行業者不患乎無文何其人賢者文所歸也文所歸者不能不患乎或不傳何其中業或不能無散軼也文久不能弗逸則先德不能

以遠著唐昌黎子論士莫爲前後有雖美盛不彰不傳之歎春惟士之建立既美盛矣綸言藻辭必是焉歸不患乎無文顧其家父祖子孫爲之前後傳之者何如爾勝國泰和劉氏鏐嘗哀輯宗譜凡先代制誥及諸遺文單牘片削皆騰附其中命之曰先德錄十襲如拱壁出入恒自隨此善爲之前者也國初宋景濂氏題劉氏宗誥謂高門右族未一再傳祖父之名諱有不知之者中奉六世孫剛能保此於百四十餘年之後亦賢矣哉此善爲之後者也然則中葉之子若孫所以致其前人行業之傳亦唯有文而家藏焉故爾文藏其家其先德所繫其大者豈獨以備宗譜而已上之裨國史次之補郡乘此吾友毅齋家藏集之所爲錄也

○五代史補馮道之子能彈琵琶以皮爲絃世宗令彈深善之因號琵琶爲繞殿雷后山詩話歐陽公謫永陽聞其倅杜彬善琵琶酒間請之杜正色盛氣而謝不能公亦不復強也後杜置酒數行遽起還內微聞絲聲且作且止而漸近久之抱器而出手不絕彈盡暮而罷公喜甚過望也故公詩云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絃自從彬死世莫傳世遂以皮絃爲杜彬故事自彬而作自彬而止蓋承用歐陽詩云爾后山亦謂世未有也不知更有先於彬者

○人日登高見唐人詩句今人但知九日是漢費長房



PI

事耳三元張燈宋朝猶然太宗淳化初始廢中元下元而私家有不能禁者今人不復知有中下二元事矣上元事見於隋煬帝未知起何時

○孟浩然詩明朝拜家慶須着老萊衣宋人爲詩話本之云唐人與親別而復歸謂之拜家慶春按向子期詠秋胡已有上堂拜嘉慶句此語晉時已然孟蓋用向語或疑嘉家字不同王維詩云上堂嘉慶畢顧與姻親齒維與浩然同時而維詩依向嘉字則作嘉爲是

餘冬序錄陽閩卷三

鈞詩話盧秉侍郎嘗爲江南郡掾於傳舍中題詩云青衫白髮病參軍旋糶黃梁置酒樽但得有錢留客醉也勝騎馬傍人門王荆公見而稱之立薦于朝不數年登貳卿近

○退之詩多情懷酒伴餘事作詩人或謂其以酒伴對詩人是輕詩人也春曰士大夫家酒伴非詩人固不可○韓退之贈崔斯立詩有可憐無補費精神之句王介甫遂用以譏公云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然則介甫之新學又何補於世哉其爲精神心術之害多矣荆公他日選唐百家詩成序云廢日力於此良可悔也而不知新學之當悔何也昔人謂以學術殺天下

者介甫之謂歟

○杜牧之赤壁詩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說天幸不可恃烏江詩江東子弟多豪俊捲土重來未可知說人事猶可爲同意意都是要於昔人成敗已定事上翻說爲奇耳赤壁詩或笑之曰孫氏霸業繫此一戰今社稷生靈都不問只恐捉了二喬可見措大不識好惡春謂爲此說者癡人也到捉了二喬時江東社稷不言可知烏江詩謝疊山曾以與柳子厚箕子碑文並論此真死中求活語也然項禮之事則矣無可重興理朱子有定論矣

○宋孝武嘗問顏延之曰謝希逸月賦何如曰美則美矣但莊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帝召莊語之莊曰延之秋胡詩始知生爲久別離沒爲長不歸帝撫掌笑曰人好嘲謔未有不遇其敵者春謂二子所嘲皆以詞害意之言延之實失之而莊應之如是是則非莊正譏意也杜子美石壕吏詩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今謂子美不鑒此失可乎孝武云人好嘲謔未有不遇其敵者此名言也

○宋人記北方助棗誇擻攬語比至你回味時我已講訖東坡賦擻攬待得微其回齒頰已輪崖蜜十分甜坡蓋用此語易棗爲崖蜜耳王元之詩以擻攬比忠臣而坡不肯一籌假之雌黃在人口吻如此益信作人難矣

○元稹因宦官而得宰相詩名不足美其人也稹詩夢上天云哭聲厭咽傍人惡喚起驚悲淚飄露千慚萬謝喚厭人向更無君終不寤稹之在中書也有惡之者向蠅而揮之曰適從何來遽集於此稹其少寤矣乎

○退之嘲鼾睡二詩竹坡周少隱謂其恠譎無意義非退之作春以為不然此張籍之所謂駁雜者退之特用為戲耳

○韓退之薦士詩稱孟東野有可以鎮浮躁之句按東野下第詩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劍傷及登第則云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安在其能鎮浮躁也

○都督馬公視春趙松雪所書陶詩二十首于舟中相與翫適按靖節集此飲酒之作也趙書此必具其題引今陶序馬字上已減二十三字詩其一至其五減四字半減者六字其六七八九四篇書與本集其十一其十二十三互相易陶序固云詞無詮次書前後趙豈容有他意也百世誰當傳集本作當誰此還有真意集作此中人當解其表集作意表日沒燭何炳集作當炳歸鳥趣故林集作趨林嘯傲東窻下集作東軒衆草沒其姿集作竒姿適已諒非迷集作詎非竟抱窮苦節集作固窮節但恐多謬誤集作但恨或曰集當誰不如作誰當趨作趣於古字通用竒姿為其姿因本篇有乃竒字在下句但恨為但恐東坡已如此引用趙書改集本字不

爲無理而春以爲他所書有不同者集本字爲勝矣松
雪爲人書此不過隨手紀錄正如山谷書孟博傳默誦
間有二三字疑誤耳篇章之互易與字之不同觀者皆
不必辯第賞其筆精可也嘉靖乙酉八月二十六日春
與都督公阻風長蘆意頗憊觀此不覺釋然一笑而復
公曰茲真飲酒之作也乎

○東坡有韞幹十四馬詩人誦其詩蓋不待見畫也此
畫在奚官所騎前悉如坡所叙而所顧之後乃止三足
不知何謂微流赴吻若有聲處是良工妙筆然非蘇三
句妙豈能形容至此不嘶不動尾搖風者此畫缺馬子
昂之所摹豈未見幹原本邪抑松雪特因坡詩寫出而
所謂馬中龍者不易以寫故耶吳興公子於此有苦心
矣其亦善自量矣哉北上舟中馬都督公出視春相與
把玩久之爲書其後

○陳無已九日詩人事自生今日異寒花紙作去年香
鄭谷十日菊詩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陳
詩於菊無誇而鄭詩無貶人之視菊直饜其時焉耳當
其時則重之而非爲其有所加過其時則否而非爲其
有所損也噫亦可歎耳東坡小詞萬事到頭都是夢休
休明日黃花蝶也愁達者處世盡於是求之其心休休
何愁之有燕泉在分司看菊偶題

○漢相梁臺詩相梨橘栗李桃梅韓遜之陸澤山天詩

鴉鷓雕鷹雉鷓鷓陳后山二蘇公詩桂柳梅松竹
七物爲句亦偶用耳或謂詩多用實字爲美誠矣宋人
詩話有極可笑者引柳子厚別弟宗一詩後知此後相
思夢長在荆門郢樹烟謂夢中笑能見郢樹烟此真癡
人說夢耳夢非實事烟正其夢境模糊欲見不可以寓
其相思之恨豈問是耶固哉高叟之爲詩也

○漢武帝詩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嫻嫻其來遲之遲
爲韻偏字屬下句明甚而許彥周詩話作立而望之偏
云此退之走馬來看立不定之所祖述也可笑

○古詩看朱忽成碧言醉眼昏花也李太白樂府看朱
成碧顏始紅用此而趙德麟麟麟簪花詩云酒成碧後方
堪飲花到白來元自香上句可笑

○文子曰鳥飛之鄉依其所生也楚辭鳥飛之故鄉狐
死正首立皆言不忘本也古詩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
枝張景陽詩流波戀舊浦行雲思故山越衣文蛇地胡
馬願度燕土風安所習由來固有然陸士衡詩狐獸思
故藪羈鳥悲舊林王仲宣詩狐狸馳赴壑飛鳥翔故林
陶淵明詩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劉林玄詩寒蟄翔
水曲秋兔依山基王正長詩人情懷舊鄉客鳥思故林
皆此意含蓄有在畜應物詩流水赴大壑飛雲依故山
而又云無情尚有歸遊子不得還則斬無餘味矣

○淵明止酒詩居止次城邑逍遙自閒止坐止高齋下

步止葦門裏好味止園葵大歡止維子胡仔曰淵明用意非獨止酒於此四者皆欲止之在彼者難求而在此者易爲也春按淵明詩正言若此者止於此久矣所未止者酒耳故歷數此四止而繼之以平生不止酒之語胡乃云然抑何見之晚乎

○淵明讀山海經詩曾絃云形夭無千歲猛志固常在疑上下文義不相貫遂取山海經參校經中有云刑天獸名也口中好銜干戚而舞乃知此句是刑天舞干戚故與猛志固常在相應五字皆訛蓋字畫相近無足怪者周紫芝竹坡詩話云有作淵明詩跋者言淵明讀山海經詩有形夭無千歲之句竟莫曉其意後讀山海經

云刑天獸名也好銜干戚耳如此乃與下句相協傳者誤謬如此不可不察二老堂詩話云靖節此題十三篇大槩篇指一事如前篇之所言夸父大槩同此篇恐專說精衛銜木填海無千歲之壽而猛志常在化去不悔若併指刑天似不相續又况末句云徒設在昔心良晨詎可待何預干戚之猛耶而竹坡詩話復襲曾絃之意以爲已說皆誤矣邢凱坦齋通編云洪內翰謂靖節詩形夭無千歲當作刑天舞干戚字之誤也周益公辯其不然按段成式雜俎天山有神名刑天黃帝時與帝爭神帝斷其首乃曰吾以乳爲目臍爲口操干戚而舞不止則知洪說爲是朱子語錄或問形夭無千歲改作刑

天舞干戚如何曰山海經分明如此說惟周丞相不信
改本向鄉林家藏邵康節寫陶詩一冊乃作彤夫無千
歲周遂跋尾以康節手書爲據以爲後人妄改向家子
弟携來求跋某細看亦不是康節親筆因不欲破其前
說遂還之春按此疑已定於考亭矣

○淵明詩仲父獻誠言姜公乃見猜臨沒告饑渴當復
何及哉仲父姜公事姚令威西溪叢話云未詳春按仲
父即管仲姜公齊桓公也桓公饑渴事春秋內外傳不
載而獨見於呂氏春秋人蓋鮮有知者此詩又在讀山
海經末章苦人求之所讀不得其說宜乎其以爲未詳
也呂氏春秋管仲有疾桓公曰仲父之疾病矣將何以

教寡人管仲對曰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常之巫衛公子
啓方公曰易牙烹其子以慊寡人尚可疑邪管仲曰人
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將何有於君公曰豎刁
自宮以近寡人尚可疑邪管仲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
也其身之忍將何有於君公曰常之巫審於死生能去
苛病尚可疑邪管仲曰死生命也苛病失也君不佳其
命守其本而恃常之巫彼將以此無不爲也公曰衛公
子啓方事寡人十五年及父死而不敢歸哭尚可疑邪
管仲曰人之情非不愛其父也其父之忍又將何有於
君公曰諾管仲死盡逐之食不其官不治苛病起朝不
肅居三年皆復召而反之明年公有病易牙豎刁常之

丞相與作亂塞宮門矯以公命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饑欲食我渴欲飲而無所得何故對曰易牙豎刁常之丞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墻不通人食不可得矣公子啓方以書社四十下衛公嘆曰死者有知我何面目見仲父乎蒙衣袂而絕乎壽宮請節此詩易桓曰姜者殆避長沙公謚之嫌耳此有爲而作也

○老杜詩花藥上蜂鬚妙在上字李白詩清水出芙蓉妙在出字常蘇州詩微雨暗深更妙在暗字歐陽永叔詞綠楊樓外出秋千妙在出字

○子美寄裴十詩知君苦思緣詩瘦太白嘲子美亦曰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爲從前作詩苦措大之苦非一區區候虫何爲者而更欲益其呻吟之聲尤不曉事豈直楊子雲爲然哉世傳楊巨源工作詩掉頭晚年遂病風辟掉頭不止情著爲魔事染爲崇詩崇信有之乎今日於李員外許睹巨源詩因題其集曰掉頭疾非戲也知是崇者當有所戒焉耳

○子瞻白鶴峰新居云繫悶豈無羅帶水割愁還有劍鏗山過惶恐灘云山憶喜歡勞遠夢地名惶恐泣孤臣皆借山水名寫意後文文山例此過惶恐灘云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裏歎零丁

○風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杜荀鶴詩爲人贈炙其全篇諸家相傳今具在也而六一翁以爲周朴之句朴集

翁自謂少時及見則當日已無存者豈編錄之訛耶

○東坡書山榮長老方丈詩食罷茶甌未要深清風一榻抵千金輕搖鼻息庭花落還盡平生未足心飽食高卧之頃而平生未足心便可還盡耶謂之消盡則可或曰坡謂世外人言世外人又安有未足心也

○侯鯖錄載東禪院杯酒仙詩聊與東風論箇事十分春色屬誰家其肯可味晏叔原與鄭俠詩春風自是人間客張主繁祀得幾時殆可答林間矣全唐詩話載牛僧孺和白樂天詩莫愁花笑老花自幾多時晏詩意殆出此嚴憚與社牧友善其篇什有曰春光冉冉歸何處更向花前把一盃盡日問花花不語爲誰零落爲誰開

君子於世何物足恣憚耶

○杜子美北征詠馬嵬事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用意忠厚立論精當乃如此白樂天長恨歌六軍不發無柰何宛轉蛾眉馬前死又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淚相和流此等叙述夫豈非實在於臣子終非新造鄭畋爲鳳翔從事過馬嵬題云玄宗回馬楊妃死雖亡日月新終是聖朝天子事景陽宮井又何人看者以畋爲宰輔器不知畋特有見於子美北征詩意耳

○沈佺期詩有船如天上坐人向鏡中行之句李太白詩人行明鏡中鳥度屏風裏用其下句作對杜子美詩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其上句作對近

時莊孔易詩詩卷袖寒携海嶽夜...
之爲余誦之而不知其上句東...
有東海之說也下句船如天上...
○韓昌黎詩敲門驚晝睡問報...
有皇甫字盧玉川詩日高丈五...
公口傳諫議送書信白絹斜封...
豈真相襲者哉

○退之下視禹九州一塵集毫端...
烟一泓海水盃中瀉之句...
皆人...
○唐...
壁敬宗...
宮

嬪諷念及暮遂滿六宮南部新書載此詩云長安豪貴...
惜春殘爭賞先開紫牡丹別有玉盃承露冷無人肯向...
月中看玉杯承露月中狀白牡丹之妙盡矣按神仙吳...
猛傳猛登廬山見一叟坐樹下以玉杯承甘露授猛此...
語不徒然也

○柳渾詠牡丹詩近來無柰牡丹何數十千錢買一窠...
今朝始得分明見也共戎葵較幾多王文康公詩葵花...
至小能成實葉雖柔解吐絲堪笑牡丹如斗大不成...
一事又空枝人之事花木者於此可少悟矣

○退之詠華山女詩白咽紅頰長眉青送僧...
摩插腦高頰權石鼎聯句詩序白髮黑面長頸而高結

喉送李愿歸盤谷序曲眉豐頰清聲而使聽者外而惠
中飄輕裾曳長袖粉白黛綠等語皆寫真文字也

○李太白詩岸夾桃花錦浪生韓退之種桃到處惟開
花川原遠近蒸紅霞蘇子瞻戲將桃核裹紅泥石間散
擲如風雨坐令空山作錦繡倚天照海光無數皆狀桃
花之盛而妙語各臻其極許彥周未之考也稱桃口占
今無道此語吾恐茶壘亦不然之舉三詩而觀花境信
可愛也

○調花謔草詩人常憇而桃柳二物獨得罪老杜顛狂
柳絮隨風舞輕薄桃花逐水流不忿桃花紅勝錦生憎
柳絮白於綿以下忿生憎之心而為輕薄顛狂之詈意

者其有指耶

○高力士責謹州詠薺菜詩兩京作斤賣五溪無人采
貴賤雖不同氣味固常在俚語耳趙德麟記魯直嘗稱
之今載侯鯖錄春不知何謂魯直上蘇子瞻古風其一
末句云小大材則殊氣味固相似其一云但使本根在
棄捐果何傷豈有效於此歟

○東坡以玉帶贈寶覺寶覺酬以舊衲坡作詩謝之曰
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欲教乞食秋娘院
故與雲山舊衲衣被衲持鉢就諸姬乞食江南雜燕載
事也坡公雖用自戲然非君子所宜

○丙子十月之十日夜春夢與故人別或有以李時江

集贈者登舟把玩間得句云江上一樽猶在眼風前片
席已遮山遮亭中看山總是看人意不得方共載還
沉哦久之自云效李作不知其何也

○黃魯直贈晁無咎詩有執持荆山玉要我購珠之句
蓋無咎曾從山谷問詩故耳山谷後賞愛高荷詩和其
韻云張侯海內長句晁子廟中雅歌高郎少加筆力我
知三傑同科張謂文潛晁即無咎石林記無咎於此頗
不平也昔石介作三豪詩升杜默於石曼卿歐陽永叔
間而永叔懼然且有我濫一名之贈東坡謂公惡爭名
且爲介諱故也黃山家贈高荷詩而晁爲不平方於歐
公稱矣

○黃魯直與李端叔書比得荆州一詩人高荷極有筆
力使之凌厲中州恐不減張晁恨公不識耳按石林詩
話魯直自戎州歸荷以五十韻見魯直極愛賞之嘗和
其詩有云張侯海內長句晁子廟中雅歌高郎少加筆
力我知三傑同科無咎聞之頗不平荷晚爲重賈客得
蘭州通判以死其人既無取詩亦不傳豫章於是失言
矣王荆公記未嘗喜一人詩驟超拔之其人後以賊敗
公歎曰詩不可信如此後世浮雋之士爲吾詩文家辱
者未易俚數君子愛才心勝而適見其所長若何不爲
之感東坡之於李廌山谷之於高荷皆愛才之過也
○韓退之文力去陳言然粉白黛綠史記中語也李長

吉詩作不經人道語然繡幕圍春風古樂府中全句也
○宋時塲屋用南史劉裕言餘糧棲畝事今人作詩或
謂晉左思賦餘糧棲畝而不收此不無失所先後野客
叢談謂此語亦非始於思在思前若蔡中郎集胡公碑
云餘糧棲于畝畝知左此語又祖蔡也春惟子思子曰
東戶季子之時道上鴈行而不拾遺餘糧宿諸畝首豈
集蓋用此事而思賦實祖之此爾陶淵明詩仰想東戶
時餘糧宿中田宿一作棲

○成化間陳翰林師召所乘盲馬售錢六百文西涯先
生以詩論之有斗酒杜陵堪再醉之句蓋用子美三百
青銅語也時李刑部若虛舊屋爲積潦所壞數年不售
竟得銀肆兩涯翁亦論之以詩云詞林馬價知多少即
前師召事也前輩居處乘騎如此凡口體之奉可知今
日士夫一登仕途必華屋而居出必驅堅策肥其於飲
食衣物能省節者幾人視數十年前爲費何啻千萬噫
可以觀世變矣

○導輦執紼藉諸永言以助其力始自春秋之世薤露
蒿里等差具在而漢魏來別爲有韻之章惟大臣之喪
有之然則今輓詩之作其惟爲大臣作者爲有本乎今
世士夫爲人作輓詩一聽其子若孫其同產戚屬請託
以爲不必相知且厚而頌彼之善寓此之哀不必若人
皆章白於世衆所惜者吾不知其言於何繼湊於何從

出而作者習焉為常遂成故事春嘗慨之然則詩之追
輓於大臣者余得而序其實矣生而稱頌於人則歿而
見痛悼於人固宜昔賢有曠百世其久道其墓而歎歎
數千里其遠無一日雅聞其云亡而相吊哭者詩之所
由作感於物動於中發於詠歌自弗能已文子與歎晉
原賈生續騷湘水休文懷舊齊代子昂覽古薊丘燕公
五詠杜甫八哀下逮宋元放淚揮毫情各有寄天下後
世之所痛悼寔在斯文豈獨于一家所感一時知且厚
者而已哉

○蘇明允初至京歐陽公為之延譽韓忠憲諸公皆待
以上客葉石林記忠憲置酒私第惟歐與一二執政而
明允以布衣參之席間賦詩明允有佳節屢從愁裏過
壯心偏傍醉中來之句石林稱其意氣不少衰其詩今
在集中春於此一聯竊所不取佳節屢從愁裏過何無
養也壯心偏傍醉中來是不能以德持也其人品可占
矣道山清話老蘇初出為以兵書徧見諸公貴人皆不
甚領畧後有人言其姓名於富韓公公曰此君專勸人
殺戮以立威豈得直如此要官職做然則蘇當時愁態
壯心亦可歎耳

○南京守備太監劉瑯自陝西河南鎮守至金陵貪僻
益甚資積既厚於私第建玉皇閣延方士以講爐火有
術士知其信神異也每事稱帝命以動之饗其財無算

聊有五緇環直價百鎰術士給令獻於玉皇因進竊之
而去或為詩笑曰堆金積土已如山又向仙門學煉丹
空裏得來空裏去玉皇元不繫緋環春聞周少卿子
與相與釋然

誦而不

○姑蘇毛都憲理嘗訪揚祠部循吉因洗不出後
揚訪毛亦以洗浴辭揚索片紙書曰君來我我洗浴
我往報君君洗浴我洗浴時四月八日君洗浴時六月六
遂併刺投而去釋氏四月八日有浴佛會世俗稱六月
六日乃猫犬澡洗之候也揚故用此戲之春聞撫部
憲俞公諫云云蓋事之不為害者
錄冬序錄陽閏卷四

餘冬序錄卷六十之陽閏五

外篇第四十

蘇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陶淵明歸園田詩有歡來苦夕短已復至天旭之句其
怨詩又云造夕思鷄鳴及晨願鳥遷情事不同如此張
茂先詩居歡惜夜促在蹙怨宵長有是哉

○南唐烈祖燈詩末云主人若也勤挑撥敢向樽前不
盡心宋孫明復燭詩一寸丹心如見用便為灰燼亦無
辭命詞絕似孫豈效李作邪彼待勤挑撥然後盡心與
丹心見用灰燼無辭者心事蓋迥然矣

○今世俚語前人失脚後人把滑即漢諺前車覆後車

戒之義也李白洲都憲老不去位爲言者所劾白洲慍
焉詠行路人詩云車騎軒軒一道塵後人相逼促前人
後人還有人隨後若只如前後亦噴其言有味賈誼所
謂後車又將覆者世豈無其人乎白洲文章名士其再
出不免覆車失脚之悔然此詩所以爲砥礪則善矣予
故書而藏之

○杜以詩名文非所長不韻之章驟讀刺口殊不快人
細而察之自是一等句法用意亦自有淵奧處然不可
爲典要也其詩呈吳郎云堂前撲棗任西隣無食無兒
一婦人不爲困窮寧有此抵錄恐懼轉須親即防遠客
雖多事使插疎籬却任真已訴徵求貧到骨正思戎馬

淚盈中題桃樹云小徑升堂舊不斜五株桃樹亦從遮
高秋總餽貧人實來歲還舒滿眼花簾戶每宜通乳燕
兒童莫信打慈鴉寡妻群盜非今日天下車書正一家
二首甚費解說與他律不類此非其爲文之句法歟
○常孟諷諫詩其辭甚直不得云諷

○李太白詩孤帆遠影碧空盡惟見長江天際流謝玄
暉天際識歸舟句也崔灝詩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
萋鸚鵡洲玄暉雲中辨江樹句也謝句崔李於黃鶴樓
上正自有所見耶

○葉文莊水東日記謂元人文集如馬祖常元好問之
焯焯今皆無傳春按元好問金人也金亡遂不仕其文

為遺山集四十卷今刻于河南馬祖常有石田集十卷
今刻于陝西

○丁丑八月朔之夕夢侍涯翁坐翁拂箋欲書趣春檢
詩稿髣髴記其一首二句云金花燦爛錦雲香上界飛
書到幾行因心動不暇再目而自續云風雨忽驚吹面
冷不教清夢看成章於是遂醒可異也

○西涯先生丙午長至祀陵紀行詩末韻云朝趨未報
鳧飛信庭覲先陳鯉退詩二紀茲行今十度春來風物
合分誰未幾先生遂丁憇菴憂間為春言之以為詩識
先生嘗送吾同鄉李天瑞謫官一聯云戒酒不從花底
醉愛舟多在水中居李後被酒過河溺死先生子徵伯

嘗與春席上題夢筆圖春詩云仙子曾將我文章莫太

奇青天鋪作紙寫處

一作名與

日星垂先生賞之徵伯詩云

工文慕奇筆精思入幽夢會有取去時何如不相送先
生頗不樂謂徵伯曰汝非子元敵矣其年徵伯下世春
哭之以詩先生次春韻云人間夢筆非無兆地下脩文
信有郎夢筆之兆蓋記此事然則詩信乎其有識也

○詩之諷刺者如章碣東都望幸云嫩脩珠翠上高臺
眉目連娟恨不開縱使東巡也無益君玉自領美人來
高蟾下第云天上碧桃和露種日邊紅杏倚雲栽芙蓉
生在秋江上不向東風怨未開意自可見若胡曾之作
翰院何時休嫁女文昌早晚罷生兒上林新桂年年發

不許平人折一枝只是罵詈語耳

○東坡詞翰流落人間本集不收者多矣予友都玄敬視春墨跡五絕題云村醪二首獻張平陽其一曰張公高躅不可到我欲俛眉纔覺難事業已歸前輩錄典刑留與後人看予時在酒所深以慨然至其一曰詩如琢雪清牙頰身覲飛龍吐膽肝少負清名晚方用白頭翁竟作何官予不能不爲之改顏予所感者不爲此

○神降作詩前輩所傳非一今世亦徃徃有之涯翁先生少時曾爲紫姑仙戲初亦須符呪後不復用但運箕即至所言多驗詩儘有可稱者先生一日因事致請神降大書云我是唐朝李翰林蓬萊歸路已千層君家有

事來詞問濃淡沮磨墨數升先生知其爲太白也因問以事神逐一響答既而自賢問在此吾當少避於是先生前亡夫人岳氏上箕叙述家事甚悉及退神復至先生姻黨有武人以事相者神不應良久書一律竟去時冬夜已向中矣其辭云遠鶴歸來語五雲樓外數三推窮陰易落陽初轉化日舒長夜半邊燈火漫夢傳凜冽文章無怪不驚疑仙才豈是子尼鬼不與庸人作策龜春開而笑曰此鬼安知非真太白耶太白性氣死猶如此高力士輩當日爲其所傲固宜

○春有堂向欲名今是取陶淵明歸去來辭中語葉四壁一題字拙取陶詩少無適俗語

取閒居三十載篇中語一題集傳寄書其篇中語一題集傳取閒歲倏五日篇中集傳此四篇實于涯翁欲得翁詩與字翁欣然為集傳及壁間八字且許少暇和此詩時正德丙子五月集傳向近壽筵日舉再閱片而翁棄諸生矣今手集傳今昔之感今日觀山公集與俞清老簡云集傳轉易題為今是軒非舊書其去年已作詩集傳語并淵明詩十集傳作澄張之軒中集傳偶合恨不得復以答集傳堂既不復設此集傳○元遺山集傳喬千戶挽詩集傳相用潘岳揚使君集傳之素旗語集傳元皆毛氏集傳故也集有聽姨女

喬夫人鼓風入松一律白雪朱絃一再行春風纖指十三星雲牕霧閣有今夕寶壓羅裙無此聲蕭洒寒松度虛籟悠颺飛絮攬青冥胎仙不比湘靈瑟五字錢郎莫漫驚所謂姨女喬夫人蓋千戶之女也集又有喬夫人彩繡仙人圖一絕綵服仙童畫不如直疑采子戲庭除青紅亦是春風巧一頌椒花更有餘又有題喬夫人墨竹二絕萬葉千稍下筆難一枝新綠儘高寒不知露閣雲窻晚幾就扶踈月影看只待驚雷起蟄龍忽從女手散春風渭川雲水三千頃悟在香巖一擊中元自注夫人參曹洞下禪有省夫喬女明慧多藝如此而陰教內範則未有聞豈不可惜元之詩如此豈復知名教者哉

考邨經遺山墓銘載其女有爲女冠者今集貽女言云
珠圍碧繞三花樹李白桃紅一捻春看取元家第三女
他年真作魏夫人又是知遺山之範家矣

○白樂天詩兩枝楊柳小樓中嫋嫋多年半醉翁醉翁
樂天以自謂也歐陽公滁州之號不知先此已有人矣
○春色闌珊四月天數聲啼鳥落花前荷因有熱先擎
蓋柳爲無寒漸脫綿處處勸耕梅子雨家家綠蘭竹籬
烟憑誰寄語仙源客洞口雲封信不傳肯鄉人孔清甫
爲春誦此詩云玉山得道者還過其家之所作也余曰
林館市肆題詠流傳出自近人因無名氏訛爲仙語往
往有之而好事者又採以入載集甚多可笑元周密記

泉南人松外在上庠日獨遊西湖旗亭飲焉將去題壁
間曰藥爐丹竈舊生涯白雲深處是我家江城戀酒不
歸去老却碧桃無限花都下遂傳其家神仙至云康漢
詩話謂臨安邸壁間一紙云云不著名氏以爲必神仙
語彼不知爲外詩也陶宗儀書又云龍川藍喬家時舉
進士不第隱霍山嘗吹鐵笛賦詩云太乙峯前是我家
滿床書史作生涯春深戀酒不歸去老却碧桃無限花
一日飛昇而去詩與外異數字耳即外可知外一事
言之可以例其餘矣

○晉天文志瑞星凡五宋中興天文志瑞星十有二詳
減不一其三則皆曰含譽宣德五年冬是星見于九游

朝臣表賀

上謙不居賜之璽書相為戒飾時揚文貞公進詩
一章有曰宣德庚戌月維己丑其日丁亥文瑞在酉大
星如九九旂之旁有慧若射金玉其煌厥名合書太史
敷奏百辟嵩呼賀祥獻壽皇德仁聖謙讓是崇功空
祇歸功祖宗歸功聖母亦及臣子申命飾屬被無怠
數句善寫聖君之心

○詩五平五仄體或謂自宋始有之非也顏延年集獨
靜闕偶語陰虫先秋聞李太白集處世若大夢胡為勞
其生孟東野集夜鏡不照物朝光何時升

○乙亥十二月二十三日五鼓春夢至一所三四道士



相與飲啜已而有先去者予繼出門未行聞堂中人謂
童子曰我劉海蟾也爾師以藥金貯食餉我殆知我者
我歌或其喜之於是歌曰百年非是等閒身學道而今
祇四人中有兩人須得道不知誰主更誰賓予乃駐而
聽之心亦自疑不知其所謂得道者指誰其人又歌數
闕中一首曰此身生意與誰論紅綠年年共一根常向
人門問門口却忘門口是家門餘多獲語疊字夢差丁
了既覺遂不復能盡憶雖然使盡憶得定何物語漫識
此為笑

○滕王閣僧晦幾詩檻外長江去不回檻前楊柳後人
裁當時唯有西山在曾見滕王歌舞來胡頊菴集記虞

詩至累登斯閣不敢留題一日為諸生研
三律并一絕其絕句云豫章城上滕王閣
佩玉聲唯有當時簾外月夜深依舊照江城
多得石頭城語春以為只是要翻悔幾意耳
事與此正類前輩服善每如此三律者天
下闌干送夕陽歲久魚龍非故物春
王斗通南極車蓋風雲擁豫章燈
酒說干將高閣城頭戶牖開江
王後雲氣長從五老來畫
北風回洲南先有蛟龍窟恠
人倚闌干滿目青山不厭看空

翠遠凝江樹小落霞飛送洲

夜天香下晴寒我欲乘鸞鳥

涯先生嘗誦之為春言宋元

虞此詩尤近杜者此詩今載

稿如此詩者絕少豈學古錄

不能盡者何也先生過西

誰築西江第一臺雲雨不怡

豐城夜氣聞龍起彭蠡秋田

不知平地有三台足與虞

突兀高樓正倚城洞庭春

萬木浮空島嶼輕吳楚乾坤



